

曾文正詩文集

冊四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示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余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豪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蠡起漢沔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環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

窟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
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互六七里賊不敢渡隨
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
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
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與里有
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
奔視其沒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
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
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
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
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
學仕進寢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
仕考某以嵩明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

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錢塘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繹史曾以綴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塋域有下窆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懼終將晦湮且無以興敕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

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畸行與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顛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買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盡刺十指劑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旣貿遷於杭家中有無一仰烈婦裁穴而緝匱羸事而縮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閒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襁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有

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尸不腐蚊蚋不
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
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
籍杭州前烈婦所挈竄之二子長曰聘賢季曰茂
卿至是聘賢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
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 朝乃蒙 恩予旌

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

贈烈婦爲安人凡九

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
入翰林丁氏寢寢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
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
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
非必久長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
斷不可不慎之須臾如烈婦之光顯豈須臾也哉

亦且長久焉爾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君諱葆恬字劭吾孫氏善化人祖繩武歲貢生考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縣知縣隆平君無子有兄曰先捷縣學附生晚而生君乃兼以後隆平君禮律所稱一子承二祧者也君生貴重兩翁絕憐之不欲苦以學業君曲承歡意進則奉槃疾趨嬉游無度退則顓顓自敕鑽仰羣書本末交修旣治且篤年十七補諸生中式嘉慶己卯科舉人於是贈翁始知君之學之勤人之所不見也道光六年以大挑選桃源縣學教諭始至學官弟子或丙夜踏門曰願有謁也君訶禁立絕諸生相戒惕息不敢近君稍稍引進矜其不能有某生才而無檢提學使

者將除其名君召而數之曰若以惡聞於一縣今當痛自艾埽地自新則生蹈故則否生頓首謝不敢負學使者亦竟不黜生又有數十人以錢糧浮收訴縣令於上官刻碑縣門頗劫持之冀薄斂以寬民力縣令大怒將名捕致之法君從容開說仆碑弛獄久之壹解縣令邵君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輸於學宮陰以乞君君別藏之及以憂去官召諸生使具狀出錢予之貫則朽矣在桃源九年大計卓異例以知縣赴部謁選君曰今日令長豈得行其志者吾上有老親又奚爲於選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某甲子卒官春秋四十有八卒後三年君之子鼎臣芝房以道光乙巳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君以 覃恩晉贈儒林郎又二年次子頤

臣以丁未科進士改兵部主事又三年 今上卽
位晉贈奉直大夫明年子觀臣中式咸豐辛亥科
舉人又明年以 宣宗升祔恩晉贈中憲大夫是
時粵匪洪楊諸逆方犯湖南聯巨艦浮江而東荆
揚鼎沸芝房及其兩弟歸自京師又二年頤臣觀
臣相繼淪逝又明年咸豐丁巳十二月某甲子君
之配桂太恭人卒死喪頻仍家稍替矣太恭人孝
恭任淑處變不驚鎮筭有卒譁戕其長官濱沅州
縣洶洶東徙避亂流賊有自通城竄長沙者家人
亦鳥徙避之太恭人晏然守靜不爲訛言震駭卒
以無事方從官桃源學署贈翁縣學君實在養每
晨興君布席太恭人進饌贈翁年幾九十與子婦
爲辭讓者再太恭人執玉賓賓恆有嬰兒之色見

之者不知其娶婦生孫子已登科也太恭人之沒
後君十有六載咸豐九年二月某甲子芝房奉母
合葬於赤江先塋先事屬友人曾國藩表其墓國
藩因循未卽爲而芝房不幸死矣始君以樸學冲
襟未竟其施士林惜之又頤臣觀臣以才子早世
又益惜之至芝房秉父之訓立朝有風節著書廩
廩近古矣復以憂死每加惜焉君子小人知與不
知所共悼痛者也且所謂天者何也高高者與人
世迴絕其好惡固當大異於人不可究詰耶抑食
報有時遲之又久而後大定耶以君之積善教子
芝房之所成立如此卓卓而猶不克顯則將來所
謂大定焉者又可必其盡如人意而祚之無已乎
於是爲鑱諸石揭諸墓道以俟夫異時觀化人者

取驗焉

武昌張府君墓表

君諱以誥字兢安號經圃湖北武昌人生而祇慎
鞠躬容儀几几與人無疏戚必先遂其所好而後
己以聽之所遇和順則曰彼實宥我余非能善此
不順或有曲難隱抑則曰我之咎也彼何罪卽非
禮相加尤不肖益泊然避之卽嚴事我尤卑賤尤
磬折與之鈞等遠近從之者泊未嘗見其有所觝
觸拂戾也曾祖斯錕祖維滄國子監生考本用歲
貢生廣濟縣學訓導訓導君旣以能文鳴於時生
二子長曰以謨成嘉慶戊辰進士君以少子承父
兄之業折節力學尤善爲制舉之文每構一篇目
營四海精驚九天之上不可得而究也徐而洗心

冥默若無可言往往鑿險鉤深歸諸平淡無有窈
聲曼色坐是屢擯於有司君亦不少變以求速化
其爲之益勤自七經孟子下逮有宋諸儒者之說
莫不鑽研以是澤其文訓其徒友亦以是行之於
宗族鄉黨里有貧不能舉婚喪者別差等周之宿
貧逋租無多寡壹蠲之乞人有强暴者羣乞擁之
山中將椎殺之一人寤曰此張某家墓地也張公
長者無以訟事污累長者相與徙之他所主者果
大困於是識者歎君之德感及頑族矣道光四年
八月望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三配余孺人子二
善鏞縣學生善準歲貢生孫成縣學生裕銘裕鈞
縣學廩生裕鎮裕釗道光丙午舉人諸子孫皆以
文行紹其家學而裕釗賢而能古文日昌大不可

量君以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葬於大冶縣杉木橋東之張家山凡二十二歲咸豐九年裕釗致父之命乞余表其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竝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將焉往而不黜哉余爲述一二以彰君之懿行亦深譏當世君子有衡文取士之責者尙知警焉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

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
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
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
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
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
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
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
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
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
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
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
真利其土也彼土故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暮聚

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買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躡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

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旣除
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
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
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
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
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
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
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
師實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
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
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
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
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